

也许你在百家讲坛上看到过他,也许在这个城市里他与你我擦肩而过。“一个教书匠,一个热爱生活的普通人,一个独立、冷静的思想者。”这是郦波给自己的定位。他喜欢安静的生活,在不上课的时间里,喜欢看书、发呆、冥想。和家人、学生在一起,彼此陪伴,郦波感到幸福。今年虚岁40的他,自言有“一颗苍老的心”。

□爱周刊记者 戎华/文 图片由郦波本人提供

郦波

一个教书匠的幸福生活

曾国藩的教育智慧

在百家讲坛讲完《大明名臣》后,郦波开始研究《曾国藩家训》。李刚之子、药家鑫案,在这些极端事件中,郦波看到了当下的教育出了一些问题。“也许比北方的沙尘暴还严重一些,有些问题跟家庭教育有关。”郦波希望在央视百家讲坛上,谈谈曾国藩。因为曾国藩离现代人不远不近,身上充满矛盾性,爱他的人爱得要死,恨他的人恨得要命,而他的教育理念值得研究。

在过去,家庭教育曾经是教育的主要形式。人必有家,家必有训。在郦波看来,曾国藩一生都非常重视家庭教育,不论在京为官,还是在外带兵,和孩子的通信频繁。现在的人同样重视教育,却往往忽略家庭的教育,缺少了人格教育。

父与子

郦波相信,儿子要穷养。曾国藩身为朝廷重臣,俸禄很高,却要求儿子勤俭。在给儿子的信中,他语重心长写道,“凡世家子弟,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,庶几可以成大器。”

郦波自从登上《百家讲坛》,成了名人,又拿着不低的版税,但他却要求儿子吃苦。“一般不开车送孩子,他三年级就自己乘公交车上学了。学校让家长买教辅,我也让孩子去买,让他知道事情自己负责。”

对于民间流行的“穷养儿子富养女儿”之说,郦波并不认同其出发点,“说这话的人,出发点是,富养女儿好嫁人,不要没见过世面。穷养儿子,是想儿子以后长大了能创业。说这话的,并非从教育角度谈。从教育角度,不管男孩女孩,一个人成长必须经历挫折,天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。”

儿子可乐今年上六年级,孩子是郦波眼中的天使。郦波将孩子或智慧或有趣的小片段记录下来。

“人们无论第一代是穷是富,在培养二代的时候,都有一种‘富二代心理’。因为我们知道‘再穷不能穷教育,再苦不能苦孩子’。经常听见有人说,‘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’。既然是起跑线就不论输赢,又何谈‘输在起跑线’之说。”郦波说,家长如果认为给孩子好的物质条件,花很多钱给孩子报了课外班就是对孩子好,就大错特错。对孩子的成长,父母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最近,参加完六一活动,郦波心里五味杂陈。经典老歌里唱:“小松树,快长大……快快长大,快快长大……”一棵小松树的成长期约为20年,像红松则需要80到100年,快不得。小树

不会受“快长大”的诱惑,可孩子却不然。

在曾国藩身上,郦波看到了他的教育智慧——陪伴教育。“曾国藩在外常年给儿子写信。作为父亲,他对两个儿子既严又宽,宽处让人想不到,可以同意孩子不参加科举考试,在那个时代是难以想象的;严处也让人惊叹,连什么时候应该读什么书,什么阶段练什么书法,都一一指导。后来觉得书信指导不够,晚年让夫人把孩子带到自己身边,亲自指导。”所谓陪伴,就是扮演好家长的角色。

郦波说,陪伴并不是天天腻在一起,“真正的陪伴是沟通交流,去理解孩子,走入孩子的内心。虽然曾国藩常年不在孩子身边,他都要给孩子写信,孩子要单独给他回信。”

气功(记者注:游戏中的一种攻击技能)放出来的气么!”郦波目瞪口呆,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自己十来年。没想到从儿子这得到了解答,而且回答相当好。

郦波对游戏不敏感。《植物大战僵尸》的游戏也是可乐介绍的,郦波用了半天时间,玩通关了,并且和可乐交换通关的绝招。回头,郦波发现可乐正在屋里埋头打僵尸,使用的正是自己说的绝招。可乐调皮地说:“嘻嘻,上次是同学帮我一起打通关的,现在有了你的绝招,我自己来……”

有人问郦波,“曾国藩没有让孩子参加科举,你为什么学他呢?”的确,郦波也为孩子的教育纠结过,学校里每个系都有老师,老师都有孩子,学校里有教室,想着几个老师自己来教,学科还丰富。尝试做了一下,到了入学年龄,大家还是要选择让孩子上学。“郑渊洁的选择是基于他的个人水平。他觉得学校教材不好,可以自己编一套教材。教材还能出版,拿版税。他的模式也许只有他能做到。”

间,反而思考的时间少了。古人说学富五车,古代的车是写在竹筒上的,用小车载运,五车书也许只相当于现在几本书。像庄子,如果就知识而论,穿越到现在,远不如大学的同学,但是他思想却很有深度。”

郦波经常在课堂上讲儿子的趣事,却很少在课堂上提及妻子。博客中,儿子经常被提及,妻子很少。只是有一次专门写了一篇名为《妻》的博客。“一生,会遇到很多人。最幸福的一次相遇,是妻。那时,你是一棵开花的树,长在我必经的路前。而我,只是为了与你相遇,才在光阴的路上,跋涉了千年……”幸福可窥一斑。

叶问说:“世上没有怕老婆的男人,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!”说到这里,郦波说:“没有……只有……就这一种啊。尊重是相互的。”

有学生很认真地问郦波大学里应不应该谈恋爱。郦波很认真地回答:“没啥不应该,只要是一场正确的恋爱。不是自私自利地占有,不是性欲本能的宣泄,不是恋慕浮华的获得,也不是寂寞时光的填补,而是青春的体悟、人性的关爱、对灵感的感知与触碰,还有对生命的回归与崇拜……”

“恋爱是一种对美的追求,我不会反对。不过未必是好事。中国的孩子在中小学受到的‘压迫’太沉重,不是三座大山,是三十座大山。比如美国的学校,到大学,恋爱这事早就见怪不怪了。大学阶段是人生中更有创造力的阶段,应该在学术、科研上更进一步。”

主持人:戎华

80后,狮子座。

谈论爱情时我们都说了些什么?谈论爱情时别人又在说了些什么?我们随手记下只言片语,它不是爱情的标签,只是一点零散的碎片,怎么组合由你决定。

邮箱:viviyc@126.com



郦波说

爱之物语



《爱之物语》:You know, love 往前一小步,就是over;“爱”简化些,就没有了心(“爱”)。所以,如果是真爱,就不怕麻烦,就不怕退后,就不怕忍让,就不怕委屈。真正的爱,一定包含着理解与宽容……

《爱之四境》:人世问大约有四种爱情:其一,飞蛾扑火——本能之爱;其二,蝴蝶双飞——审美之爱;其三,共生连理——亲情之爱;其四,烛火辉映——信仰之爱,精神之爱,志趣之爱……

《懂你》:外出回宁,至家已是深夜,在备第二天的课。伊问:“上过那么多遍的课,也要备吗?”“要备!”“为啥?”“因为事业,不是工作!”伊在身后沉默了片刻说:“你是幸福的!”闻言,一股暖流涌过,站起来,转身,拥抱幸福……

《我们》:我们每个人,都是心灵的摄影师。调光聚焦,用记忆转动快门,留下永恒的身影,只为情深……//我们每个人,都是情感的设计师。筹划幸福,手绘蓝图,用细节丈量爱意,留下温暖的刻度……//我们每个人,都是此生的入殓师。静默,哀肃,用叹息擦拭灵魂,留下此生的印迹,如此淡,又如此真……

《爱之物语》:美丽的爱情,是两只飞蛾携手扑向油灯,如梁祝之于礼法;不堪的爱情,是一只飞蛾扑向一盏油灯,如张爱玲之于胡兰成;恐怖的爱情,是一个油灯扑向一只飞蛾,如涅伦斯基之于安娜……

教书匠的生活

又是一年毕业时。看着学生们一个个兴奋地去寻找江湖,作为老师,郦波有些“铁打的学校,流水的学生”之类的感慨,他调侃:“发现校园里的葵花长得都像宝典。”

在学生眼里,郦波是南师大文学院一个特别的老师。他会教学生吟诵古代诗词,也会教学生打太极。学校除了体育系老师,他是惟一给学生开太极公选课的人。“开始学校给了我一个小篮球馆,后来换成了大篮球馆,选的人太多了,最多有200来号人。那架势,人太多了没法教了。只开了两学期。”

郦波小时候有两个理想,一个是当军人,一个是做老师。后来实现了第二个理想。站在讲台上,郦波说:“自己像一个布道者。上课,是我生活里最大的‘业余爱好’;生活,是

我课堂上唯一的‘专业内容’。其实,上课应该是专业爱好,但是很多人把爱好译成职业的时候,他的爱好就流失了。因为是‘业余爱好’,可以爱它一辈子,这个爱好才能长久。对我来说,生活中最重要的除了家人,就是上课。”

在他看来,做老师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。有次因为生病讲不动课,郦波偷下懒,给学生看一段相关的纪录片。他也坐在前排,和大家一起看。突然身后有位同学小声提醒他:“老师,这一排的电扇关不掉,您生病,换个位置吧。”那一刻,郦波觉得非常温暖。

郦波经常跟学生说:“不要觉得自己是学生就不如老师。思想家不一定得读很多书,一个人的情怀、思想、眼光跟知识量不对等。很多人被各种知识信息占用了大量的时

往前是迂腐,往后是平庸

爱情诗浩如烟海。郦波读诗喜欢揣摩,像婉约派,纳兰容若、苏东坡、李清照等等,他都喜欢。

郦波当年本科毕业时,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写论文,愿意再写去写。答辩也不是每个人都答辩,一个班选几个。郦波当时野心很大,写的是《中国爱情文学史》,写了5万多字,研究生论文不过要求3万字。他当时选择做答辩。“当时我们院12个教师,听我和另外一个同学答辩。比博士论文答辩还隆重。”

后来,郦波把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细化成经典爱情研究,每年开一次公选课。四年开四次课,都没法讲完全部。最近,郦波给学生讲的是《民国经典爱情》。

“民国里关注度比较高的是林徽因、徐志摩等人的爱情故事,这个故事也比较复杂,每个主角牵扯3个配角。林徽因牵扯徐志摩、梁思成、金岳霖。徐志摩主要牵扯3个女人,张幼仪、林徽因、陆小曼。陆小曼也牵扯3个男人,王庚、徐志摩、翁瑞午。他们的故事特别能体现民国知识分子的状态,一个是人物关系很复杂,一个是精神世界又很丰富。”

课上,郦波问学生,为什么会有梁思成、林徽因、金岳霖这样的人物?又为什么会有梁、林、金这样的爱情?一个男生回答说:“只因那个时代!往前是迂腐,往后是平庸……”这个回答让郦波拍案叫绝,他想给学生他打一个满分,可惜,这个学生只是来旁听的。